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林子

真话难说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真话难说

● 蒋子龙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蒋子龙 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2 插页 307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ISBN 7-224-03004-X/I·722

定价: 13.80 元

自序

去年初,《文汇报》要办扩大版,副刊的主编邀我在随笔版上开个专栏。盛情难却,倒也不妨一试。于是当起了“专栏作家”。

我给自己的栏目取名为“净火集”——

有感于社会精神需要净化,人需要一炉冶炼灵魂的净火。

有意无意间道出了我对随笔的理解和追求:它应该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很有可能要把自己卷进当代生命的万有之链,而无清悠闲地单纯地鉴赏生命。

紧接着,天津《城市人》杂志也要我开了个专栏,名为“城市人语”。山东《知识与生活》的主编同样特为我开了个栏目叫“生活纵览”……

这下不得了,专栏是有固定时间的,时候一到必须交卷,宁可把别的工作放下也得先写随笔。原本是想调换一下情致,随心即兴地写点随笔。现在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去年成了自己的“随笔年”。

写了几篇之后,意想不到地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的篇目还被人复印散发,甚至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不知是给自己

看的还是用来对付别人？还有的人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诸如爱情欺负什么人、现代多恋症等等。

“随笔效应”使我跟读者、跟生活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它有别于小说和生活间的那种“纯文学关系”。

原本是“大众文学”的小说，似乎成了“小众文学”。原本多在知识界流行的随笔，倒成了“大众文学”。

近几年来各报纸纷纷办扩大版、周末版。仿佛唯此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办报水平和编辑才华，并以此赢得读者，扩大发行。而凡有扩大版和周末版，就离不开随笔。有些以发表小说为主的纯文学刊物，也开辟“随笔专栏”，甚至办“随笔专号”。

随笔为什么会“热”起来呢？

人们在随笔中得到了在其它文学形式中所得不到的东西。“冷”和“热”，都是有原因，有规律可寻的。

人们厌烦了现代生活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虚假和仿造，甚至包括对文学中那种低劣的大同小异的虚构。随笔恰恰是真的，情是真的，感是实的，思是新的。来不得虚伪和套子。即便是谈天说地，话人述情，讲神论怪，最后还得拉回到真实中来。有那么一点现实启示性，给生活提一点建议。

所以，现代生活需要随笔。

它破墨而出，并不掩藏自己的锋芒，比喻鲜巧，文字简约，观察独特，遐搜博采，目骛八极，说出一种强烈而真实的东西，触动生活的某根神经。哪怕是一孔之见、一瞬之想、一滴之得，也有别于一般人对生活的理解，对一种生活、一种命运、一种感情进行概括。聂绀弩有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

随笔正是给当代社会提供了真诚和坦白。

流行就是生活。

文学不可能长久地大面积地拒绝时代意识，时代也不可能不需要文学意识。文学和时代不是相互拒绝，而是相互选择。随笔敢于面对这种选择，不逃避，不扭捏作态，也不牢骚满腹、孤芳自赏。

随笔鲜活的经验正可医治思想的贫乏。

人是“太阳系中最为复杂丰富的生命体”。所以人对人最感兴趣，对自己的生命最重视。人生是个古老的、重复的、永恒的话题。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谈论了几千年，出现了不少大智大圣。有关人生智慧的文字车载不下船装不了，说出了许多极精辟极珍贵的人生道理。人生之谜忽而被说透彻了，忽而又被重新迷住，也许永远说不透。正因为不能完全地说透，所以才常说常新，各种格言警句才有市场。人们才喜欢对人生的大道理永远谈论个没完没了。有时候让人厌烦，有时候又给人一点启示。可谓“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人是需要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

文学也应及时地深刻地反映这种创造，闻到生命本身那种清新、健康的芳香。

随笔能更快更直截地表现一种对生存的憬悟、充满感情和智慧，亲切可感，有强烈的生命感。不需要浮丽的夸饰，信笔漫行，心契神会，也许会豁然有所感悟，开通人生境遇。

作家何必凝固了自己的视野，拒绝生活中各种各样丰富鲜活的灵魂呢？

触类旁通，“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在写了几十篇随笔之后，突然又渴望虚构，渴望写小说。重以小说创作为主的生活。感到又是一种新的享受，又有许多新的体验。

写随笔的时候没有想得太多就动手了。现在要结集出版，编辑又统一要求每位作者在书的前面需自拉自唱一番，我便不得不努力去想什么是随笔。于是有了上面这一番话。可见这番话不是事后的体会，不是总结。只能算是今后随笔创作的设想，或者叫规划。

它有助于自己多体味一番，多想一些。让读者多了解一些。

目 录

感情的节律.....	(1)
贵族情结.....	(6)
爱情欺负什么人.....	(9)
强人怨	(15)
强人辩	(19)
现代多恋症	(24)
且说“分手”	(29)
节目主持人的年龄	(34)
酒话	(39)
不再浪漫的酒神	(42)
真话难说	(46)
会议明星	(50)
人会越来越丑吗	(54)
坐飞车的运气	(59)
开飞车的运气	(63)
家有升学女	(67)

年是什么	(72)
黄金黄昏	(76)
活着的学问	(80)
人情这把锯	(83)
幽默运动	(87)
小人效应	(91)
名人效应	(94)
男人的“私房钱”	(99)
和气生财	(102)
北与南	(106)
再谈“北与南”	(110)
生活纵览	(113)
中国“有奖”	(117)
黄昏的早晨	(121)
论串门儿	(126)
多用斋 多味斋	(130)
经济的文化形象	(134)
节日大搬运	(137)
世界在打量你	(142)
残缺的强大	(144)
“城市人”随想	(146)
《长城》杂志的优势	(149)
星与城	(151)
书的征服	(154)

守岁实想·····	(157)
历尽天磨真铁汉·····	(160)
日本人的“小气”·····	(164)
日本人的路·····	(168)
穿和服的日本·····	(172)
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176)
天都情·····	(180)
环之光·····	(184)
运河的厄运·····	(187)
追踪历史之魂·····	(196)
美哉,钟馗·····	(203)
精卫的震憾·····	(209)
闲话火鸡·····	(214)
成功者的“场”·····	(218)
青莲子出世·····	(221)
签名售书的诱惑·····	(225)
通俗的魔力·····	(229)
“没有意思”·····	(232)
可随身携带的大学·····	(236)
中国当代产业文学散论·····	(238)
“一次性文学”轰炸企业·····	(243)
寂寞中的文学造句运动·····	(247)
本钢的品位·····	(250)
领导眼里的作家形象·····	(254)

九二年和《讲话》.....	(259)
“重返工业题材”杂议.....	(264)
当代人和当代作家.....	(270)
选美和四环素牙.....	(273)
时间.....	(277)
寻找悍妇.....	(280)
累的幸福.....	(283)
闲的恐惧.....	(285)
拉老手.....	(287)
别放弃.....	(290)
生气不如攒钱.....	(293)
想当别人.....	(296)
关于我这张脸.....	(298)
生命中的软和硬.....	(301)
享受高考.....	(304)
雇佣自己.....	(310)
惹不起躲不开的电脑.....	(312)
欢乐的残酷.....	(316)
面对烦恼.....	(319)
委屈.....	(323)
幸福是什么.....	(327)
如谜的人生.....	(331)
难得一笑.....	(334)
人为什么要说谎.....	(336)
丑女的魅力.....	(339)
人生的苦与乐.....	(341)

等待车祸·····	(347)
“公偷”·····	(351)
享受会议·····	(354)
政策·····	(357)
当今骂坛·····	(360)
当今骗坛·····	(363)
善良的罪过·····	(365)
假说·····	(368)
锦绣“钱”程·····	(370)
难讨公道·····	(373)
莫忘美心·····	(375)
缅甸的颜色·····	(378)
东西南北 横平竖直·····	(382)
名人的丑效应·····	(385)
千呼万唤之下·····	(389)
不便方便·····	(393)
美国人的“炒”技·····	(397)
情场、市场、官场·····	(400)
穷迷心窍·····	(404)
年味儿·····	(408)
垫底儿·····	(411)
中国足球的情感危机·····	(415)
足球的本质·····	(420)
还要围观多久·····	(423)
信息的统治·····	(427)

“点子”并非都等于金钱·····	(430)
个体户和领导者·····	(433)
中国“狗热”·····	(437)
都来称王称霸·····	(440)
政治金钱·····	(443)
广告对城市的塑造·····	(449)
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当如何·····	(452)

感情的节律

她倒下了，她知道自己不会再站起来了。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毛病。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她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三天两头出毛病。到医院又检查不出有什么大病。检查不出来的病才是最可怕的病。她像一棵树，从根上开始烂了。只是没想到会垮得这么快。她还不到50岁——她不是牵挂什么。没有人需要她的牵挂。她还相信别人也不会真正牵挂她。对于一个活着也是受罪的人来说，撒手闭眼而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她这一生好冤哪！不是白活，而是活亏了。所有的人都欠她的，愈是最亲近的人欠她的愈多。当初她并不是想高攀，结婚的时候她和他肩膀头一般高，她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甚至还略优于他。他成名以后就变了。每年都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不在家，沾花惹草，传闻不绝，她的耳朵根子就再也没有清静过。她也曾想过，自己也可以去找别的男人，那样就摆平了。并不是没有男人对她感兴趣，但她仅仅是偶然想想而已，活得谨慎，活得自重。现在快死了才明白，这谨慎和自重一钱不值。她活得窝囊，活得倒霉。死到临头心不甘，出不了胸中这口闷气。孩子是她一个人

带大的，家是她一个人撑持，苦撑苦熬几十年，到头来他却 称了心愿，那些女人中他会把谁领到家里来呢？

这时候他回到了她身边，从里到外如同换了一个人。不分昼夜，一刻也不离开，喂药，喂饭，端屎倒尿，翻身，擦洗身体，全由他自己动手。凡是广告上介绍过的高级营养品和补品，他都想方设法买了来，喂给她吃。随她发多大的脾气，说多难听的话，他不急不气，耐心哄劝。他们有儿子、儿媳、女儿，他一个也不指望，“久病无孝子”，不如自己把一切都承担下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在她的病床边上睡一会儿，她一动弹他立刻就会醒来。她在医院里一住就是 10 个月。由刚开始的三天两头大抢救，到后来渐渐地稳住了病情，他被熬得又黄又瘦，与从前判若两人。同病室的病友和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福气，有一个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好丈夫。

一开始，她以为他是装的。已经知道她不行了，受罪也受不了几天，干脆就像模像样地把她送进火葬场。后来才看出，他若是装的不可能装这么像，装这么久。她折腾得越厉害他越有耐心，他似乎越苦越累心里越舒服。他是真心盼着她挺过来，活下来，或许是他风流过了，或者说风流烦了，累了，她的病是命运向他倾斜，给了他一次很光彩的赎罪的机会。他尽了最大的力，甚至搭上自己半条命，来护理好妻子。

这说明他的骨子里还不坏，如果不是他细心周到的照顾挽留，她很有可能已经撒手而去了。不是所有负心的丈夫都能做到这一点。

又是一年过去了，她除去半身瘫痪不会再有希望康复，其他脏器可是越来越好。吃得好，睡得好，诸事不操心，面色红润得有一种越活越年轻的趋势。他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用车推着她

去公园散步。他不再外出，悉心照顾她。她的存在变成了对他的牵累，这牵累又是一种成全。

有他的现在，对他的过去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他们的人生闯过了 50 岁大关，婚姻之船也闯过了暗礁险滩，进入了平稳和缓的航道。一般的婚姻好像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由相识到相爱，由相爱而结合，结合后长相厮守便生出许多矛盾，发现了婚姻的缺陷，这时候婚姻最脆弱，最经不住诱惑。或干脆分手；或同床异梦，一方也许是双方都有了外遇；或互相忍让，继续相处，久而久之生出一种习惯，一种适应，爱也许平淡了，但情还有。年纪越大越互相依赖，互相需要。

他躺在她的身边不失眠，睡得踏实。离不开自己的窝。移情别恋是很累人的，他没有精力了，也不愿意再冒险了。

还有一对也处于更年期的老恋人，久别重逢，两个人意外地都发觉对方很消沉，没有激情，没有接触的渴望，甚至没有握手。因为握手显得太生分，太客套。

他们甚至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说“情话”已不可能。“情话”就是蠢话，越蠢越可爱。两人过于冷静，没有动情，没有燃烧，没有氛围，哪来的“蠢话”！甚至也找不到一个热烈的有趣的话题，只能谈身体，谈病。两个人身体都不好，都有病，都有自己的痛苦，交流对病痛的感觉，交换对现代医药和医药广告的看法。积极给对方出主意，该吃什么药，该练什么气功，越谈越没劲，好像他们是一对病友，而不是情人。两个人都想改变话题，又谈起了经济形势和苏联问题，两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世界大事”又能谈出什么名堂来呢？最后真的落到“相对无言”地步。只好平静地，其实是冷淡地告别了。

费心机寻找借口，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浪费许多时间、精

力,就为了见面后说几句废话吗?

他回去以后很长时间抹不掉心里的懊丧。

这种冷漠、平静真的是更年期反应吗?现在有点更年期大泛滥,谁做事有点悖情理,谁说话着三不着两,人们便把这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称作更年期现象,当这对情人知道自己和对方都进入了更年期,说话做事必格外谨慎小心,避免引发对方的歇斯底里,莫不是一般的情人都闯不过更年期这一关?

他发誓爱她,当初曾几次下决心想跟妻子离婚,与她结合。现在看,当初幸好没有迈出那一步。如果真的跟她结合了,还不是重演一次悲剧!现在跟她在一起还远不如跟妻子在一起亲近、自然、自在。只相爱不相守是靠不住的,热烈相爱的情人,熬不过平静相守的夫妻。能够长期相处就是共度人生的家庭,在生理上、生活上互相扶持,总会处出感情,处得习惯。当然能在长期相处中相爱,是更幸福美满的家庭。不能成为眷属的情人,只能靠爱来维系两人的关系,而爱有春夏秋冬,一旦情尽爱冷,缘也就了啦!

爱情也有更年期吗?

宇宙间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凡是生命都有其自身的节律性,存在着周期性变化。如:昙花一定要在子夜盛开,牵牛花必在清晨打开喇叭。

人也一样,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随着大自然、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节律作用,人体内营卫气血的运行也随之改变,器官、思想和感情的每一项活动都按周期运转。俗话说:“春困秋乏”,就是人随季节而变化的反映。在凌晨3—4时,人的注意力处于绝对低潮,如果这时工作最容易出事故。而在上午10—12时,头脑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